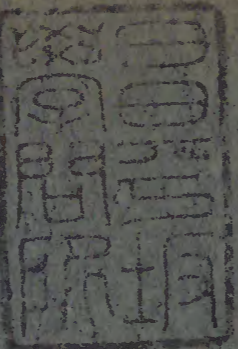


合刊陸馬南唐書馬卷九之十三



		九	漢
	一	四	書
一	〇	三	門
〇	九	八	類
冊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內
九	九		漢
〇	〇		書
二	一	四	
二	〇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48
冊數	10 (8)	
函號	290	16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南唐書卷第九

列傳第四

周本

周本

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祠廟隴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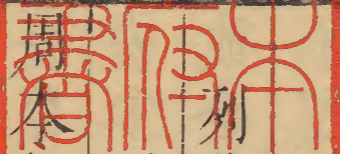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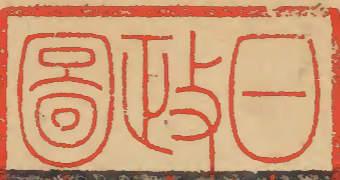
皆在子孫守故土者猶數十戶本少孤貧嘗在田

里獨格猛虎唐末大亂投楊行密軍中以勇敢聞

常先登深入蒙犯矢石身無完肌及歸營自燒鐵

烙其創飲啗言笑自若軍中猛將皆服之累遷淮

南馬步軍使天祐五年楊氏始得江西撫州刺史



宋馬令編
淺草文庫

危全諷率諸郡兵十萬來爭其地屯于象牙潭楚人取高安爲之援江南守將劉威告急判官嚴可求薦本可用時本從軍圍蘇州不克恥之稱疾不出可求卽臥內強起之本曰蘇州之役非彼強我弱也蓋上將權輕下皆專命故爾今必見用願無任偏裨可求爲言楊氏許之得選兵七千使救高安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也爲全諷聲援爾若先敗全諷楚人必走乃疾趨象牙潭劉威要之宴犒不留或曰賊勢甚盛宜審觀形勝計定而後進何其遽也本曰賊有十倍之衆使吾軍知之必將奪

氣須乘其銳而用之旣至指授諸將戮力急攻大破其軍擒全諷諸郡之兵皆潰楚人呆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棄城走於是江西之地始定以本爲信州刺史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欵越人圍之本受命以兵迎璋旣至越人解圍陣於城下璋以其衆來奔裨將呂師道曰敵去我咫尺而陣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爲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璋亦以爲然乃還越人躡之至中道宿半夜佯驚棄

輜重走先設伏於道左。越人急追至伏所，前後夾擊，盡殲其衆。越人累至皆敗之。唐莊宗入洛陽，吳遣司農卿盧蘋使于洛陽，莊宗問吳之名將存否，而本預焉。由是召入爲雄武統軍，出爲壽州節度使，移鎮廬州，拜太尉、中書令，封西平王。本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撓其權，吏民愛之。性純樸，技藝無能者。唯軍旅之事，則如夙習。烈祖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皆位望隆重，故諷之以爲推戴之首。本已昏耄，仍不知時變。皆少子祚左右其事。時吳宗室臨州王濛廢處瀝陽，聞將

授終，乃殺監守者，與親信二騎趨詣本。本將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何不使我一見！」祚閉中門拒之。濛被殺，吳室遂移。本隨衆至建康，勸進。由是愧恨數月而卒。子鄴有戰功，亦至廬州節度使。

李德誠

李德誠，廣陵人也。少事宣州趙錕，爲給使。吳攻宣州，錕敗。德誠及韓球猶隨左右。城中推立裨將周進思爲主。錕使德誠往諭進思，以城降。德誠暴得熱疾，委頓不能受命，乃使球往。進思斬球，擲其首

於外德誠是夕卽愈鏗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累
遷淮南馬步軍使擒安仁義於潤州以功拜潤州
留後歷撫虔洪三鎮加中書令封南平王烈祖建
齊國德誠率諸將勸進乃其子建勳之謀也昇元
中德誠自洪州入朝烈祖以德誠前代功臣父子
皆叅佐命優禮之聞其來覲遣內夫人迎於道六
之職因事百寮候於門朝堂設幄爲具每有大議
以書共僭遣執政就第諮問信王景達先娶德誠女烈祖復
姓有司以同姓非禮制曰南平王國之元老婚不
可離信王妃可氏南平楊氏將帥德誠最無大功

特以姻婭顯達而名位壽考諸將莫及有子二十
人建勳爲相而建封爲將相無阿黨將死國事君
子善之其餘皆在右職建勳別傳

王輿

王輿少與兄綰俱事吳武王輿始爲小校從周本
伐危全諷將戰本親臨賊水柵分命諸將指山頭
一小營謂輿曰往攻彼以撓賊輿唯唯不行本日
爾憚往耶輿曰公必若以輿爲可使願得此柵攻
之往彼何爲本大喜曰亦知此爲賊要害耶乃命
之輿乘輕舟先進破其前鋒因排柵而入諸軍乘

南唐書
之遂擒全諷累遷諸軍都虞候讓皇之世祿去公
室掌禁兵者尤難其人烈祖以輿爲控鶴都虞候
持重有法出爲光州刺史先是輿兄子拯爲海州
副使叛入北方以爲刺史聞輿在光州間遣親信
通書幣輿執之以聞因求罷郡復爲控鶴都虞候
遷左金吾大將軍除浙西節度使從讓皇至潤州
移鎮鄂州監軍甄庭堅與輿不協或告庭堅交通
境外烈祖使中使繫庭堅下大理輿先知之密見
庭堅曰可乘輕舟自歸闕庭無與中使遇庭堅懼
從其計遂獲免由是寮屬稱其長者輿少時從軍

圍潤州爲大弩射中右耳自左耳出旁一人中之
猶死輿臥病百許日及愈耳亦不聾又嘗攻潁州
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下墜能避當富貴及
旦輿仗劍倚柵木驅士攻城城中飛大石正中其
柵及輿鎧甲之半皆糜碎而輿無傷輿曰所夢流
星是也由此自負終爲使相卒年七十四兄綰爲
皮州節度使先卒

李章

李章廬江人從吳武王爲騎將與朱瑾相悅瑾殺
徐知訓自剄義祖入誅瑾黨章與同事六人當斬

五人已斬次至章厲聲曰四郊多壘而斬壯士耶
時馬仁裕監斬壯其言聞於烈祖釋之隸洪州爲
軍校累遷雄武軍都虞候左街使章雖老而心尙
壯善撫士卒勤於職務出爲虔州節度使爲理嚴
重禁戢左右賓禮寮屬會周本卒移鎮廬州加中
書令卒年九十

王安

王安廬江人也少投吳武王爲親兵武王嘗升高
塚望敵安捧匱器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陣旁有
執槩者疾走徑趨王所左右驚惕失措安置匱器

於地取弓射之一發而殪徐內弓彀中復捧器如
初顏色不變武王奇之曰汝有器度當至富貴因
加獎拔累遷袁州刺史歷典數郡皆以沉默寬厚
爲理事烈祖爲神武統軍代李章爲虔州節度使
卒年七十三

韋建

韋建少居吳武王軍中嘗從征討以膂力聞後領
虔州王綰爲裨將郡境曠遠旁接谿洞羣盜充斥
建率勵勇士所至克獲百姓賴之累遷諸軍都虞
候爲左衛使出爲袁州刺史建不知書而性渾厚

清靜自處無所侵撓郡中大治數年入爲統軍以
劉仁贍代之仁贍敏悟親綜簿書時有釐革郡政
益治而百姓猶思建焉歷任皆如是至老不衰出
爲鄂州節度使卒年八十

高審思

高審思少事楊行密以驍勇聞於軍中劉信平虔
州審思爲裨將屢立戰功審思爲人重厚寡言烈
祖奇之常使綜領親兵拜壽州節度使增修城隍
守備甚嚴或謂之曰以公威畧守此堅城何懼而
過爲畏懦也審思曰兵機多變不可不懼過爲之

防上策也顯德之役壽州城隍最堅亦審思之遺

績爾

後事舊
史七

南唐書卷第九終

南唐書卷第十

宋馬令編

列傳第五

嗚呼論其時則南唐號為文獻之地繩以法則可嘉之士無幾幸而獲全始終者菰蘆之才信有之矣

李建勳

李建勳字致堯南平王德誠之子初德誠守潤州秉燭夜出候者以聞而徐溫疑其有變徙鎮江州德誠猶不自安乃遣建勳入謁溫溫見之歎曰有

子如是非惡人也。卽以女妻建勳。起家爲金陵巡官。徐溫卒。知詢代鎮。而建勳仍佐幕府。及知詢被徵。寮屬皆受譴。獨建勳自全。烈祖出鎮金陵。以爲副使。預禪代之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宗卽位。東宮官屬稍稍侵權。罷建勳爲撫州節度使。召拜司空。乃營亭榭於鍾山。適意泉石。累表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先是宋齊丘退居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幾一徵而起。時論薄之。建勳年齒未衰。時望方重。或謂曰。公未及老。無大疾苦。遽有是命。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平生常笑宋公輕

出處。吾豈敢違素心。自知非壽考者。欲求數年閑適爾。因爲詩以見志。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建勳博覽經史。民情政體無不詳練。惜乎怯而無斷。未嘗忤旨。故雖有蘊藉而卒不得行。其爲詩少時猶浮靡。晚年頗清淡平易。見稱於時。保大十年卒。臨卒顧謂門人曰。吾死斂以布素。曠野深瘞。任民耕闢。不須封樹。暨甲戌之役。公卿瑩域。越人發掘殆盡。而獨建勳以不知葬所獲免。

常夢錫

常夢錫字孟圖。少警悟。通書記。事岐王李茂貞爲

秦隴判官茂貞卒從儼襲位補寶雞令從儼左右有惡之者夢錫渡淮詣廣陵烈祖辟致門下薦爲大理司直從至金陵爲觀察推官烈祖受禪拜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每從容奏事烈祖以爲有識量命直中書省叅掌詔命夢錫重厚詞氣方直多知故事除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門下機務多委焉夢錫數言時政繁碎宜修復舊典爲後代法又言宋齊丘陳覺姦邪馮延巳魏岑並小人不宜左右春宮元宗卽位許以翰林學士待之而以齊丘故黜爲池州節度判官及齊丘罷召爲戶部郎

中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時特置宣政院於內庭命夢錫專掌逾年罷宣政院爲學士如初旣而姦黨愈熾夢錫終不能勝遂稱病縱酒希復朝謁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吏兵二部以夢錫人望求爲長吏以自重乃除戶部尙書知省事固辭不獲署紙尾而已夢錫無子以其壻王繼沂掌家務或言繼沂亂內夢錫盡出妻妾室爲之一空奏黜繼沂于虔州時馮延巳爲相劾夢錫貶饒州團練副使病留廣陵東都留守周宗常教喻之明年牽復尋改吏部侍郎轉禮部尙書割地之後公卿在座有言

及大朝者夢錫笑曰羣公嘗欲致君爲堯舜何故今日自爲小朝耶座皆失色每公集往往喑鳴大咤以故不爲士大夫景慕然其循公忘私固亦古之遺直也顯德五年卒年六十一踰月宋齊丘敗元宗歎曰夢錫生平欲殺齊丘恨不使見之贈左僕射

嚴續

嚴續字典宗父可求善籌畫爲吳相續以父廕補千牛備身遷秘書郎烈祖以女妻之少長貴勢性恭恪恂恂如也烈祖受禪爲兵部侍郎尙書左丞

元宗卽位改禮部尙書中書侍郎方宋齊丘罷事續常守正不爲黨附常夢錫屢言齊丘姦黨元宗謂夢錫曰吾觀大臣中唯嚴續能中立雖然無與援者卿可助之夢錫因喻旨於續續亦善遇之不盡用其言也及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爲池州刺史頃之復爲中書侍郎兼三司使出守江西久而不召數歲入爲中書侍郎知尙書省尋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割地之後罷爲少傅元宗南遷拜左僕射使輔大子居守後主卽位改司空平章事其後機務歸樞密院續亦與羣輩不協遂出鎮浙西逾

年稱疾罷歸卒於私第晚歲尤屈身下士旌別善惡壽春人劉奐有學識性方言直動多忤物續薦之爲監察御史起居舍人時論善之續自以少貴倦學命羣從子弟皆礪以儒業諸子及孫舉進士者十餘人續疾病不亂與賓客談論如平常後主使內夫人問之續遺託國事言不及私又極陳群臣所宜用捨者辭氣慷慨翌日卒

潘承祐

潘承祐晉安人仕吳爲光州司法叅軍郡有大獄群吏不直承祐固爭之不得因棄官歸閩嶺及王

氏據閩仕至大理少卿王延政鎮建州辟爲度支判官延政與福州構隙承祐極諫不納會晉安使至延政大閱以誇示之辭氣益悖承祐長跪固諫其言甚切延政大怒謂軍士曰汝可爲我食判官肉承祐曰與其不義而生孰若抱義而死事勢如此蚤死爲幸久之乃解及延政僭號以爲吏部尙書而用其幸臣楊思恭爲僕射承祐復爭遂逐承祐歸私第查文徽下建州以禮致之元宗以爲衛尉少卿遷鴻臚卿委以南方之事升降人物制置郡縣多用其言薦陳誨林仁肇皆著功效老病乞

骸骨以禮部尙書致仕卒於洪州西山其子慎修
官至員外郎

嗚呼續薦劉奐以其直承祐薦陳誨林仁肇以其
忠忠直之効獨立於亂世難矣哉然非忠直之難
而知其忠直者爲尤難予於續承祐有取焉

游簡言

游簡言字敏仲其先建安人父恭登進士第有名
於時仕吳爲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
起家爲秘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辟爲戶曹叅軍
掌元帥府文翰遷觀察巡官及禪代歷虞部員外

郎知制誥中書舍人保大中爲翰林學士禮部侍
郎守職恭恪國家之務非其任者未嘗肯言貞介
獨立不爲阿附元宗重之俄判中書省兼兵部選
事及淮上兵起越人背盟寇毘陵乃除簡言中書
侍郎奉使讓越先見其子孫爲干牛備身而後行
至境召還元宗南遷以簡言輔太子居守辭以不
能事少貴乃令從行後主卽位初未之知後顧重
之自吏部尙書遷左僕射委以南省之事簡言躬
親簿領督責稽緩勵以威嚴寮吏畏之於是六職
辦集以執方不爲羣輩所附人有請托者必固違

戾不復顧其理道數年以疾辭不許及拜相而疾
亟卒年五十七

張延翰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碭山人少遊長安後避亂江
淮事吳爲鹽城令有治績遷楚州行軍司馬烈祖
輔政以潯陽爲封邑乃以延翰爲工部郎中判江
州入爲知雜侍御史張宣以功臣爲左街使率意
驕暴延翰劾之由是豪猾屏跡遷禮部侍郎時貢
院未備士有獻書可采者隨卽考試公平詳審士
論美之兼知選事吏不容姦畏之如神明進擢孤

寒不附貴勢元宗輔政大臣中唯重延翰謂左右
曰張君凡所議論必盡公正咸有條理至於簿領
無不明白吾得傾心信之由是六司總領殆遍及
禪代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延翰有時望當其作相
人以爲晚旣而多病機務廢闕烈祖素以國器推
重不許免相醫藥勞問不絕于道卒年五十七士
大夫歎惜之贈太傅

徐玠

徐玠字蘊珪彭城人也敏幹有辭辯事郡帥崔洪
爲軍吏與洪同歸于吳吳武王署玠爲糧料使拜

古州刺史貪猥不治罷之徐義祖出鎮潤昇辟玠
行軍司馬性詭佞善揣人意會烈祖輔政人望頗
歸玠諷義祖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可假於異姓宜
以嫡子代之溫卽遣其子知詢入廣陵將代烈祖
輔政會溫暴卒知詢還金陵拜昇州節度使如溫
之制所爲多不法玠知其必敗反自結於烈祖烈
祖出鎮金陵仍以玠爲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
孫晟首贊禪代遂拜右丞相出鎮宣州玠妻楊吳
武王女也先適宣州節度使李遇之子義祖攻宣
州族誅遇楊以王女免更適玠至是玠得宣州楊

感憤卒玠連鎮宣洪二郡皆以貪濁爲理營求百
端人多鄙之罷鎮復相位拜司徒兼侍中特以舊
人崇其虛名實不與政好修養服餌常以賤價市
丹砂之最下者其鄙嗇如此保大元年卒

李夷鄴

李夷鄴不知何許人也昇元中爲翰林學士烈祖
殂大臣欲以宋后監國命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
夷鄴曰此非先旨必姦人詐爲大行嘗云嬪人預
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
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事乎若遂宣行吾對百寮

裂之必矣。於是監國之議遂寢。元宗卽位，語夷艸曰：疾風勁草於卿見之。夷艸性率易，好飲酒，不拘小節，常遺親友書曰：今宵好月，能相過乎？赴名者甚衆，夷艸已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興輒來自倒之矣。其疎豁多類此。

嗚呼！士之可貴者，信義而已。履信抱義而不奪於勢利，則終始一節，尙何渝哉？徐玠始甚構先主，旣而附之，以闕知詢與夫崔湜反覆於彥範，三思之間者，何異？初徐溫忌李遇功，使玠伺隙旋覆。遇宗楊氏遂以讐人爲所天，及觀舊治，廼感憤卒嚮也。

不能卽死以全其節，旣又貳於新人而懷其舊，與夫從一而終者異矣。

南唐書卷第十 終

南唐書卷第十一

宋 馬令 編

列傳第六

刁彥能

刁彥能上蔡人也。父禮遇亂徙居宣城。彥能少孤。貧事母以孝聞。初隸節度使王茂章為親兵。茂章叛入越。彥能當從。使家人扶其母俟於路。彥能至抱母泣告。茂章曰：「老母在此，不能從。」公茂章許之。乃馳入宣州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劍招之。給曰：「我從王府來，爾輩無動。」大軍且至矣。眾信之，稍定。

義祖聞而嘉之。以爲軍事校使。屬徐知訓。知訓恣橫。彥能每以書切諫。雖不見納。亦常寵遇。牙將馬謙帥衆劫吳主登門。欲誅知訓。朱瑾麾兵却之。彥能手劍斬謙。知訓忌烈祖。每欲加害。嘗名烈祖飲。伏劍士於室中。彥能飲酒。以手招烈祖而推之。烈祖悟起去。又嘗從知訓會烈祖于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沉酗。決欲害烈祖。徐知諫以謀告烈祖。烈祖乃奔知訓。授彥能劍使追殺之。及於中塗。彥能舉劍揚袖。以示烈祖。還給以弗及。旣而朱瑾殺知訓。義祖稍知其罪惡。將吏多被譴責。見彥能諫書善。

之復使事。知諫於潤州。烈祖受禪。召入禁衛。敘其舊恩。遷天威軍都虞候。左衛使。元宗卽位。出爲饒信二州刺史。建州留後。撫州節度使。彥能喜讀書。委任文吏。郡政修理。亦好篇詠。嘗與李建勳贈答。建勳奏之。元宗笑曰。吾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性修嚴。所居雖傳舍。一日必葺。周宗何敬洙皆故人也。每飲酒。常蓬首裸袒。彥能在座。則皆儼然。卒年六十有八。

周宗

周宗字君太。秣陵人也。常給使烈祖左右。署爲牙

吏多使喻旨四方敏於事任恩寵日洽義祖卒于金陵知詢謂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西渡宗堅請知詢手札示信遽得故茗帖書曰不必奔赴既而徐氏諸子果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茗紙示之知詢覩顏而已及烈祖鎮金陵宗爲都押衙烈祖位望已重常履嫌疑因理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宗竊窺其意請如廣陵告宋齊丘以禪代之事齊丘手疏天時人事未可請斬宗以滅口烈祖懼欲斬宗而行軍司馬徐玠固爭得免黜于池州數歲復名如初既贊禪代累遷樞密使宗

亦淳謹自守而已初俞文正爲烈祖幕賓而宗及馬仁裕皆從給使至是宗出鎮江州文正猶爲九江巡官輒問宗曰馬押衙何在宗知其涼德笑曰馬相公出鎮浙西久矣文正嘗預公宴俛首詐曰下官飲量甚局令公素知之座皆愕然而宗不之罪其寬厚類如此連歷將相奉法循理然貲產巨億儉嗇愈甚論者鄙之留守東都以老病乞骸骨乃以司徒致仕周兵初起而宗卒宋齊丘撫棺哭曰君太能黠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娶繼室生二女皆國色繼爲國后侈靡之盛冠

于當時

馬仁裕

馬仁裕字德寬北平王燧之後遇亂徙居彭城世為將仁裕母方娠夢人謂曰北平來歸及生有紫氣滿庭數歲學兵書若成誦然初同周宗給使烈祖左右小心敏幹署為右職烈祖移鎮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聞朱瑾之亂馳白烈祖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烈祖得政基於此也以功拜左領軍將軍烈祖以女妻之是為興國公主出為楚州刺史入為左金吾大將軍烈祖受禪遷潤州節度使明

年移鎮廬州為理寬簡吏民便之烈祖左右小臣貴達者唯仁裕與周宗為親信周宗後富而仁裕常貧宗力贊禪代之事仁裕多就外任無所關預射人稱其長者卒年三十九子文義別傳

嗚呼貴賤時也上下分也君子知時之無止知分之無常則貴賤上下吾何預焉况生亂世事偏闕易牛衣以畫錦起徒步為朱輪達者觀之特戲事爾文正之抗周宗豈足以識此哉

何敬洙

何敬洙幼為吳將李簡廝養簡性殘忍左右過憊

鮮獲全活敬洙暮與羣兒戲庭下有蒼頭取簡所
愛端硯戲諸僮曰誰敢破此羣僮聳肩吐舌相視
敬洙厲色曰死生有命乃一擲破之翊日簡責破
硯之由敬洙自陳因壯其果敢捨之勿殺簡鎮鄂
州令相術董紹顏徧閱諸子紹顏曰諸郎皆善然
祿壽無及公者時敬洙侍側指敬洙曰此奇相也
可與公齊簡由是益奇之視如已子及長用爲軍
校敬洙軀貌短陋而趨捷有力簡卒烈祖以爲金
陵裨將累遷天威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爲應援使
初至以爲僻陋山郡不當勞師辭氣甚憤查文徽

會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自劾乃詔械延魯覺
還金陵屬吏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會赦復少府
監元宗擇廷臣爲巡撫使分按諸州延魯在焉右
拾遺徐鍇上疏論其多罪無才不足辱臨遣不聽
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部侍郎出爲東都副留守
周師南侵分兵下東都延魯窘感自髡衣僧服而
逃被執世宗釋之賜衣冠授給事中問江南事占
奏詳華賜予加厚留大梁累年遷刑部侍郎得還
拜戶部尚書宋興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伏誅元
宗遣延魯朝于行在太祖將乘兵鋒南渡旌旗戈

甲皆列江津厲色詰延魯曰爾國何爲敢通吾叛
臣延魯色不變徐曰陛下徒知其通謀未知其事
之詳也重進之使館于臣家國主令臣語之曰大
丈夫失意而反世亦有之但時不可耳方宋受禪
之初人心未定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時
反今內外無事乃欲以數千烏合之衆抗天下精
兵吾寧能相助乎太祖初意延魯必恐懼失次及
聞其言乃大喜因復問曰諸將力請渡江卿以爲
何如延魯曰重進自謂雄傑無與敵者神武一臨
敗不旋踵况小國其能抗天威乎然亦有可慮者

本國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死生固無降理
大國亦損數萬人乃可况大江天塹風濤無常若
攻城未下饜道不繼事亦可虞太祖因大笑曰朕
本與卿戲耳豈聽卿遊說哉會捕重進叛卒日戮
數十人延魯因奏事言曰叛者獨一重進乎亦衆
人乎謂衆人則陛下應天順人烏有此理獨一重
進則脅從者何罪太祖感悟後獲者皆貸不誅厚
賜遣延魯歸南渡之師由是亦輟後主嗣位延魯
頗自伐奉使之功嘗晏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飲
固不盡誦詩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

主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入朝，太祖授旄節，留之闕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作不能朝。太祖待之素厚，至是尤憐之。遣使挾太醫護視，詔放還金陵，卒于家。子假，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覆試被黜。後與其弟侃、儀、侁入宋，繼取名第。南唐公卿家莫能及者。侁仕至殿中丞，知福州。至道咸平間，歷典藩郡，以政績聞。延魯銳于仕進，然喜言高退事。嘗早朝集漏舍，歎曰：元宗賜賀監三百里鏡湖，非僕所敢望，得賜玄武湖，亦遂素意。徐鉉笑答曰：上於近臣豈惜一玄武湖？恨無知章爾。延魯不能對。

之過淮，剽掠鄉邑，獲美婦良馬以自奉。雖郡中畏憚，政亦甚理。嘗招集騎士，得數百人，則被以精甲，貢于金陵，以幸恩寵。俄升濠州，爲定遠軍，遂拜節度使。其子節，尙元宗女太寧公主，會壽州姚景死，崇俊重賂權要，求兼領壽州。元宗佯不認其意，乃移鎮壽州，而使楚州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卒年四十。

王崇文

王崇文，字光福，吳功臣綰之子。性重厚，儒雅博綜經史，少爲軍校，小心敏幹，尙烈祖妹廣德公主出。

爲歙吉二州刺史。吉州民多爭訟，古稱難治。崇文奉法循理，無所侵撓，吏民便之。遷虔州節度使，初平建州，崇文鎮之。卽日安輯，人忘其亂。三十年間，出領藩鎮，入掌禁兵，官至使相，常褒衣博帶，與士大夫譚宴，風度夷曠。時人親重之。福州之役，迫於君命，雖爲大將，上則陳覺輩專恣，下則王建封劉從効跋扈，崇文不能制。及師潰，元宗歸罪於陳覺、馮延魯，而崇文及諸將皆弗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爲神武侍御、統軍，復出夏口。其治皆如初。後主卽位，崇文手疏時宜政體，備陳箴誨，加中書令，未拜

而卒。

邊鎬

邊鎬不知何許人也。事烈祖，累遷通事舍人，保大初年，張遇賢爲營屯諸軍都虞候，查文徽出師建州，鎬率洪州屯兵與之俱行，遂下建陽，剋建泉汀漳等州，諸將皆爭功，而鎬獨不言。人以此多之。拜鎬信州刺史。八年，馬希萼入潭州，楚國大亂，命鎬以州兵如界上，覘楚。九年，鎬率所領出宜春，遂討長沙，破其軍於龍回關。希萼希崇相繼送款，鎬盡遷馬氏之族歸于金陵，以功拜湖南節度使。鎬性

柔懦御下無法初平建州民所剋獲唯以全活爲務閩人德之號邊羅漢及尅湘潭市不改肆楚人益喜號邊菩薩既而政出多門荏苒無斷人皆失望遂號爲邊和尚由是用事者以尅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於楚鎬不能振撫楚人多怨及劉言破益陽乘勝攻長沙鎬不能守挺身宵遁將吏皆奔潰元宗削鎬官流饒州未幾復用世宗伐淮南遣鎬帥師出拒周兵及朱元叛鎬與許文縝皆被擒

南唐書卷第十一 終

南唐書卷第十二

宋 馬 令 編

列傳第七

盧文進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爲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先降拜蔚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于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後勁兵數千入山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爲亂文進有

女少而美存矩求爲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心常歎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尅攻武州又不尅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卽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善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能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姚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于烈祖烈祖遣祖全恩以兵二千陣于安陸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

數騎至營中別其裨將李藏機等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拜爲訣烈祖以文進爲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絁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強同光中契丹數以輕騎出入塞上攻掠幽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斥堠常苦抄奪爲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及其來奔始晦迹務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入爲武衛上將

軍以病卒初文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反復南北終無挫衄焉

李金全

李金全其先出於土谷渾金全少爲唐明宗廝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戰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龍武節度使務爲貪暴罷歸獻馬百匹居數日又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慙不能對

徙鎮橫海久之罷爲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招暉許爲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西走爲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貨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耶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持詔

而殺降亦將不免也。晉高祖不能詰卽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爲多不法。晉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爲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已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有大功。晏球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及頒賜所俘物。仁沼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鳩仁沼。天福五年夏。晉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冤。

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遂送款于烈祖。晉高祖發兵三萬授馬全節討之。烈祖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帥師迎之。金全來奔。行至泌川。引領北望。涕泣而訣。承裕入安州。大校而還。爲晉兵所躡。大敗我師于馬黃谷。承裕戰死。烈祖以金全爲天威統軍。遷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反。乞兵于金陵。金全與查文徽等出師沐陽。諸將銳于進取。金全獨以爲遠不相及。乃止。保大九年。以金

全爲大將耀兵淮上方與諸將會食候言澗有羸兵數百欲掩之金全不許曰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旌旗蔽日金鼓聞數十里金全曰適可與戰乎及歸語人曰吾得全軍而還爲功大矣其後不復用卒于鎮

王彥儔

王彥儔上蔡人也少爲本郡軍校同光末諸郡皆亂同輩六人告彥儔曰天下紛紛能者先立我輩空自困可相與起事彥儔給曰吾當宿直爾以兵人吾爲內應是夜六人果至彥儔伏劍盡斬之呼

刺史曰彥儔巡警無狀姦盜竊發幸伏其罪矣請公親出以安衆刺史出彥儔又斬之自領州事衆不附遂來奔于吳烈祖以爲都押衙累遷和州刺史入爲天威統軍彥儔自以發迹凶亂于是小心勤恪烈祖善之親至其家拜其父及烈祖受禪拜池和節度使時給事中常夢錫左遷池州幕府彥儔待之盡禮人稱其有識量焉

林仁肇

林仁肇建陽人也剛毅有膂力資質偉岸文身爲虎兒因謂之林虎兒事閩爲裨將閩亡潘承祐薦

之署爲軍校周世宗征淮甸仁肇將偏師出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斬獲甚衆遂破濠州水柵以功授淮南屯營應援使周人據正陽浮橋以爲糧道仁肇率敢死士載芻藁舉火焚橋逆流逆風火弗及熾合戰不克仁肇殿而退周附馬都尉張永德猿臂善射發無不斃追仁肇射之矢至仁肇輒格去永德驚曰彼有人焉未可逼也及割地拜潤州節度使移鎮武昌會李重進以揚州叛朝廷討平之而淮南諸郡所守各不過千人仁肇密說後主曰中原承衰亂之後前年征蜀今取交廣還往數千

里兵必罷弊請假臣兵數萬北渡直抵壽春分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粟復取淮甸勢如轉丸仍乞臣起兵之日聞于北朝言臣據兵竊叛事成歸國否則請族臣家以明陛下之無貳後主驚曰爾無妄言宗社危矣乾德三年以仁肇爲洪州節度使留守南都仁肇素出于偏伍雖在將帥之位常與士卒均食同服以故多得士心又與皇甫繼勳朱令贇輩不協因構仁肇求援皇朝欲自王江西後主潛使人鳩之仁肇少有風疾口氣頗臭醫工云肺掩不正及遇鳩而家人訝其不臭翌日

卒初仁肇見知于陳喬喬曰令仁肇將外吾掌機務國雖迫感未易圖也及仁肇死喬歎曰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其死所矣

此爲喬死張本

陳誨

陳誨建安人也始生數月足勁能履其父異之因小字阿鐵及長趨捷有勇又呼爲陳鐵事王氏有戰功建州被圍誨數出挑戰唐兵多苦之及城陷爲王建封所獲將殺之誨走自歸查文徽文徽禮之復以爲將使領兵招懷散亡文徽數表其能閩人潘承祐亦薦之授利州刺史破馬先進以功拜

建州節度使委以南方之事誨繕修守備郡政無數周師伐淮甸誨遣其子德誠率師赴難壽春之役諸將多逗撓唯德誠力戰未嘗挫衄師還拜德誠和州刺史誨由是恩寵日加改其軍名忠義以旌之諸子皆至顯職在鎮十年以疾求罷乃以其弟劍州刺史謙爲留後召誨還都疾甚後主親往視之未幾卒

申屠令堅

申屠令堅山東人也無賴好博膂力絕人晉漢之間爲盜犯法械送京師未至謂守吏曰吾不死則

爲健卒因市酒爲訣守者皆醉令堅破械逃去保
大七年附賊帥咸師明來歸起率伍累遷偏將淮
甸兵起出援壽春與林仁肇同破城南大寨左右
奮擊前無勁敵遂復濠州以功授神衛軍都虞候
後主卽位常掌親兵開寶五年除吉州刺史委以
邊務頗有節制後主歸于京師委諭順命令堅私
約袁州刺史劉茂忠不降未發而令堅卒

南唐書卷第十二

終

南唐書卷第十三

儒者傳上第八

宋 馬 令 編

嗚呼西晉之亡也左衽比肩雕題接武而衣冠典
禮會于南史五代之亂也禮樂崩壞文獻俱亡而
儒衣書服盛于南唐豈斯文之未喪而天將有所
寓歟不然則聖王之大典掃地盡矣南唐累世好
儒而儒者之盛見于載籍燦然可觀如韓熙載之
不羈江文蔚之高才徐鉉之典瞻高越之華藻潘
佑之清逸皆能擅價于一時而徐鉉湯悅張洎之

徒又足以爭名于天下其餘落落不可勝數故曰
江左三十年間文物有元和之風豈虛言乎作儒
者傳

韓熙載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也弱冠擢進士第同光末
北海軍亂推熙載父光嗣爲留後明宗卽位平北
海光嗣見殺熙載來奔于吳放蕩嬉戲不拘名節
甲長趙氏女有美色熙載娶爲正室連補和常淞
三州從事亦晏然不介意烈祖受禪除祕書郎輔
元宗于東宮熙載譚笑而已不預世務及元宗卽

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于是始言朝廷之事
所當條理者前後數上又吉凶禮儀不如式者隨
事舉正由是宋齊丘之黨大忌之烈祖山陵元宗
以熙載知禮遂兼太常博士時江文蔚判寺所議
雖同而謚法廟號皆成于熙載之手旣葬遷知制
誥熙載性懶朝直多闕爲馮延巳劾奏罷其職陳
覺等喪師南園特赦不誅熙載上疏請置于法元
宗手札敦諭而宋齊丘大怒乃誣以醉酒披猖黜
爲和州司馬其實熙載生平不能飲久之徵爲虞
部郎中史館修撰拜中書舍人制誥典雅有元和

之風建鐵錢之議遷兵部尙書既而錢貨漸弊頗亦自悔奉使中原爲感懷詩三章署于館壁云未到故鄉時將爲故鄉好及至親得歸爭如身不到日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蕭蕭旅館秋歸來牕下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花中舊居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向前頭擁將去又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金風吹我寒秋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或問江南何不食剝皮羊熙載對曰江南地產羅紈故爾時皆不喻迨熙載去乃悟使追之不

及中原使至熙載接伴給曰老夫竊觀吾子音容氣貌一若先德况忝世舊故不可跪使者因拜之熙載才名遠布四方建碑表者皆載金帛求爲之文而常俸賜賚月不下數千緡廣納儒生苟有才藝必延致門下以舒雅之徒爲門生高第凡數十輩由是所用之資月入不供及奉使臨川借官錢三十萬所司以月俸預納熙載上書訴之云家無盈日之廚野乏百金之產累數百言後主批其奏云言僞而辯古人惡之熙載俸有常秩錫賚尙優而謂廚無盈日無乃過歟命有司放免逐月所刻

料錢仍賜內庫絹百疋綿千兩以充時服熙載上
謝御批其畧曰水火相濟日月無私旣示其瑕疵
又憐其憔悴免逋欠使資于昏旦賜綿絹令禦其
風霜神造雖洪粉身未報熙載畜女樂四十餘人
不加檢束恣其出入與賓客聚雜後主累欲相之
而惡其如此乃左授右庶子分司于外入朝辭復
上表乞住闕下其畧曰朽作無生之骨猶思仰慕
于聖賢生爲萬物之靈寧使困窮于終老鬼凝象
關心滯金門程限至終炎蒸漸盛重念臣向化將
踰于四紀抒誠已歷于三朝無橫草之功可資于

國有滔天之罪見絕于時陛下以無爲之心示好
生之德雖一命已寬于時宥叨感深仁而再遷欲
赴于遐征轉資陰德今則羸形愈憊壯志全消老
妻對面而呻吟稚子環牀而號哭勁風振樹豈得
長寧逝水朝宗不堪永訣表上未報于是盡出羣
婢使之卽散後主乃喜遂以爲祕書監羣婢俄集
如初後主笑曰吾于今乃知卿之心矣復上書極
陳時政論古今之得失書曰皇極要覽贈中書侍
郎開寶三年病卒年六十三後主深痛惜之以爲
不得熙載爲相欲追贈之前代有此否潘佑以謂

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卽其事也乃贈熙載
平章事謚文靖葬梅嶺崗謝安墓側命集賢殿學
士徐鉉集其遺文藏之書殿熙載才高氣逸無所
卑屈舉朝未嘗拜一人初嚴續請熙載撰其父可
求神道碑欲苟稱譽遺珍貨巨萬仍輟未勝衣歌
妓姿色纖妙者歸焉熙載受之文旣成但敘其譜
裔品秩而已續慊之封還熙載熙載亦卻其贈上
寫一闕于泥金帶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
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樽前舞舊衣宋齊
丘自署碑碣每求熙載寫之熙載以紙塞鼻或問

之對曰文臭而穢喜提獎後進每見一文可採者
輒自繕寫仍爲播其聲名善譚論聽者忘倦審音
能舞分書及畫名重當時見者以爲神仙中人

江文蔚

江文蔚字君章許人也長興中舉進士爲河南府
巡官避權勢有高才與韓熙載名相上下而熙載
不持檢操文蔚旣擅價一時又勵行義自爲郎時
南唐禮儀草創文蔚撰述朝覲會同祭祀宴饗禮
儀上下遂正朝廷紀綱烈祖殂元宗以文蔚知禮
宜董治山陵事除文蔚工部員外郎判太常寺以

議葬禮于是烈祖山陵制度皆文蔚等裁定既葬以文蔚遷居諫職以熙載遷知制誥論者美之以爲各當其任文蔚之居諫職秉心貞亮不容阿順每將言事必多左遷時宋齊丘陳覺馮延巳魏岑皆以容悅得用人情不平及宋齊丘拜爲諫議大夫而延巳爲相魏岑亦居近密文蔚上表其言曰二公移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表既上而元宗惡其大言黜爲江州司士延巳亦罷相出鎮臨川岑猶在職未幾延巳自臨川再入相宣內制畢拜恩闕下百寮皆言曰白麻甚嘉猶不稱文

蔚表爾其直言見重于時者如此

後事
亡

高越

高越燕人也少舉進士清警有才思文價藹于北土時威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而慧善屬文時稱女學士越聞而慕焉往謁文進文進以妻之晉高祖卽位文進南奔越與之俱來初投鄂帥張宣久不見知越以鷹詩誦之曰晴空不礙摩天翮未肯平原淺草飛遂至廣陵烈祖愛其詞學時齊國立制凡禱祠燕餞之文越多爲撰之烈祖受禪累遷禮部員外中書舍人保大中諸將取渾衡舉

朝稱慶越謂潭衡一時之凶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善守爲難既而進兵于衡遂殺子建期進攻潭州邊鎬遁歸諸郡皆降舉無遺策是時越與江文蔚俱以辭賦知名故江淮士者品論人物皆以越爲首稱

舊史多亡

孫魴

孫魴字伯魚性聰敏好學唐末都官員外郎鄭谷避亂歸江淮魴從之遊故其所吟詩頗有鄭體及吳武王據有江淮文雅之士駢集遂與沈彬李建勳爲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嘗與彬議時魴不在席

以魴詩詰之彬曰此非有風雅製度但得人間煙火氣多爾魴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然而謂得人間煙火氣何耶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襍蒼虬跡坐久烟消寶鴨香非鑪上作而何闔座大笑金山寺題詠衆因稱道唐張祐有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欲和衆皆閣筆魴復吟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懸倒影鐘磬隔巖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題詠處流響更無人時人號爲絕唱有詩百篇行于世烈祖召見授宗正卽卒

鳴呼。居田里中而妄意天下者，士之志也。昔賈誼欲係單于之頸，遠羈南越，未必踐言而志之所向，豈易量耶？韓熙載初與李穀相善，及熙載南奔，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淮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淮如探囊中物。爾周師南征，命穀為將，以取淮南，而熙載落魄，終不得大用。及其既死，假之名器與大生，不能用死而誅之者，何異哉？』」

南唐書卷第十三

終

文正東

南唐書卷第十三

